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語人諸篇本色高奇處非故爲荒險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

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為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為中者未有果能不為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為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為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為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為魚與不求為魚者異也不求為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為魚者而已矣不求為魚也重曰為中者布而衣衣而甚者也

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與緇也則有譬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將離水而微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共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胥用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曰賛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循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墜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

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藝及
其象九其男三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
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
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
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
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
者之切與磨也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
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
也骸者何竅也鄭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强人

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
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
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
道在瓦礫在屎溺意欲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
治尺箍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畢
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
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淇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

炎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敎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旣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二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感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失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將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貫因故又曰因又不貫搏晨唱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鵲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鵲而倉而自方也非皆侍且不暇故曰貫因因又貫不搏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常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旦也者以其因者愚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旦待旦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巽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本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本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為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翫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覇以强自强以謫自謫以擭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而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與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卑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與而惡彼之不與此何異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因為其為古也哉亦甚矣噫木獸之文雖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緒而爛纈矣剪揩矣織發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鏹貴興也非較昧於齊楚也亦語而敗婚齊語而

脫𦢊何取於齊咏也聚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敘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眞爲古者則藏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與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與於人口者也取與於人耳者也取與於人目者也而亦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眞敵於今矣何者悉裝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了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膠也悉刑也悉自賣也悉求唐子而不

出域也。恐帝州之藥尤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目唐矣，語初盛則傍矣，其上耳而目游矣，含何味乎？其言之推數語則涸矣，其上是其意所為奴而役者多不蹤數葉，揣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餘以為腴，而自以為豢園，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怨焉，與其君哉。夫其弊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俑也，俑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層也八實
也三閤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
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
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
頭而異矣以此故作者之精而計者瞰是也文貴眼
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何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
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
首尾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閤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
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

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而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鶴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荊畫并撥搦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譏也

論中六

姑蘇以今與之畫首與浙之畫首進也今丐畫者貿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今丐文者貿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之不貴質而貴質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質而彼宜不質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膺者必文。文者必貴質貴者必尚。而今也貴者亡矣而其尚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打貴質也。質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盡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質文矣。

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吳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三此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識而他端者始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歧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之嫡之庶統之間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吒也

會稽縣志諸論

諸論術工經濟言人與刑與唐宋名家亦略

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

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之於器欽不可以爲戲而匜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共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共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

革是呼馬而不呼騾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

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其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哉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

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騐於斗牛者不亦鮮邪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苻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辭承經有舊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邪隊章

次占王氣于臨安。霸燄占朔氣于甓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背即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間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極其空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

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覽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嶀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勝封畔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甚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

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亢擣虛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操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姚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屬而非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江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

一聖君一賢相。昔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畧。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惟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産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

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若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則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幸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

以成乃反商賈召客如慶其所歡喜或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稼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蔬而歳給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州縣以爲生羣少年日驕於市井黠佃逋王者之租又從而爲禍以習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纖麗瑩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某所稱

持數十年以前之會猶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非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翁、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嗇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卑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

得服甚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棠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僣而亂矣可以民擯已若是其也亦競呰其黨以相訟俛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僩不及知則亦賄左民民恥之務以所治之俗間必右而後已於是呰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蕃其族曰呰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且有瘤者皆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爲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之曰墮民已男子[illegible]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賀便見竊據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〇男業捕蛙賣餳拗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紮編機扣墊土牛土偶打夜狐即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拗女髮冠梳髮爲髢髻走市巷兼就所私〇籍曰丐戶即有産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〇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鬬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財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米之弊與物產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其人乎殆非也

古之剩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剩農與末也恒在下
節有然與餘其人將安所用乎所聚其一叢自釀之
利一昇而秣者幾十之四秔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
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
故曰雖有然與餘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攻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
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
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

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　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共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署

設官論

余説栁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即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

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井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門寓曰廢彊域以界民城池以衞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鎭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人命

於內嶅以候內烽以候外戍邑之所以為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淒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徭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逾二千以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貢與諸榷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若之其與諸榷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弟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索何令已獨冐奢之嫌乃忍取其羨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顧索厄而伺脊掌粟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碉役之繁且皆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議使吏派數百金於縣邑不過亂費之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毀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嗇民填

者愼毋爲畝惜一毫殘使圖獨者得乘之以變此良

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倚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賦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

人也、然即令不占於富而非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既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民與業相倚也、噫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

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户可也災異於户曷關哉夫大氣調風而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札與故災異之關於户爾甚於水利也然首於地而畧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

詳焉噫致災之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祀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止亦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耶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

教逆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逆也
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
爲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
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者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
蓋彼之記者過一官則書曰某過一師則書曰某不
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
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

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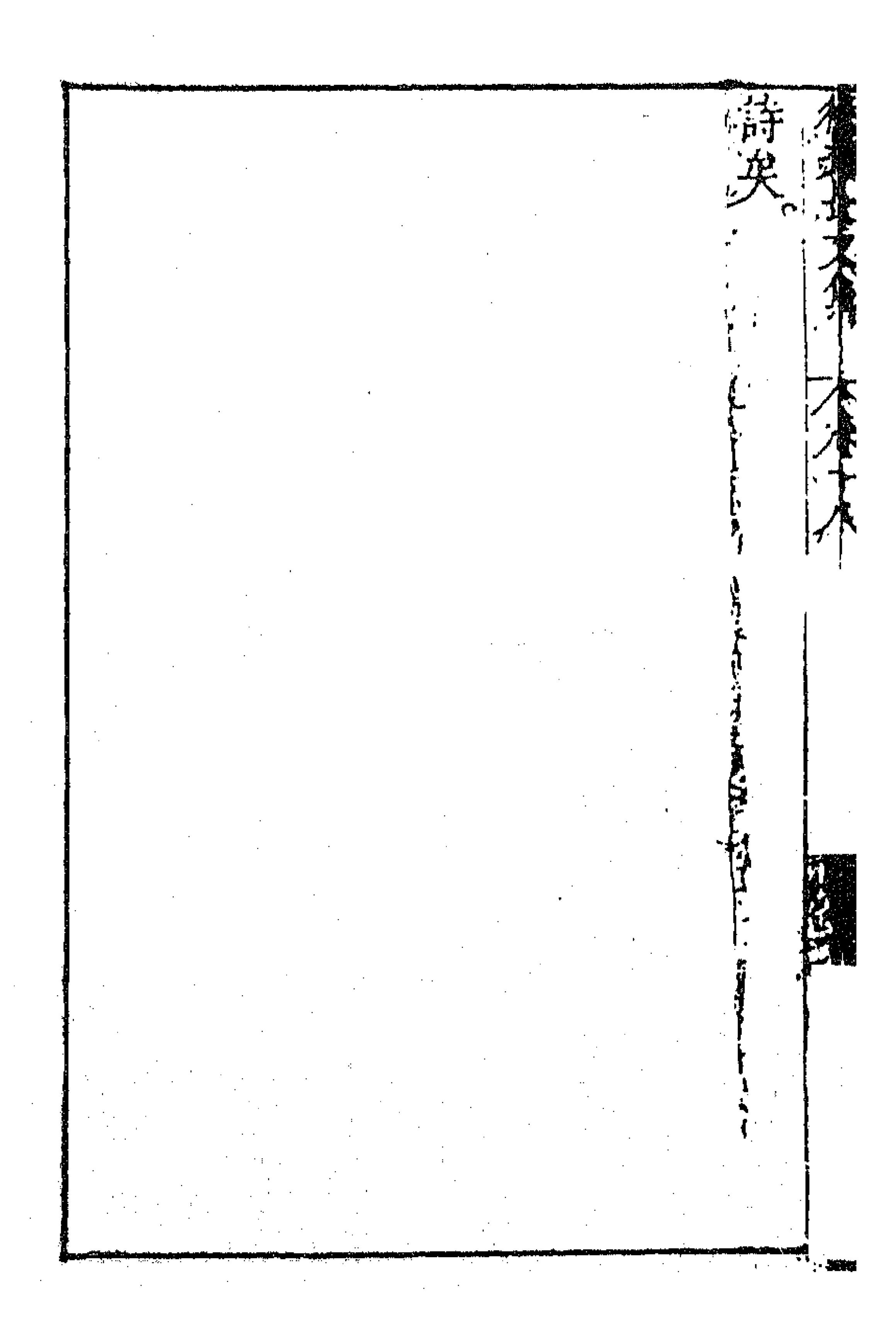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既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内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既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巷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寓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憑

於人以爲活瓶。夫殤傷也。屬沴也。殉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緊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抉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怪焉。至若追逍上世。遐引眇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難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



詩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陴

即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既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議楊明𨺚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誠整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與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况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

而敵不之知方以為長敵勝於長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此也方其走也戰舉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易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渡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

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扶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易爲而不敗夫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暴乎從日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緖之有先後也蹶之涉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其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新意可拔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討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迺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蕞爾拗孽頑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遐夷不忘吠堯螳螂盲蝨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諸宗迭興麻厎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逾邁千古

赤子黔黎襁褓相結而彼乃飽乳啗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詐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禀受我　列聖廟算如　高皇時歟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貫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開道有二道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為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為何衛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偽售故禮書即有四種況兼其他即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

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晢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為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為一科以備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覩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即握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忝之以任子即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班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既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縣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門其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王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當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二一歳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為王

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

之疑者乎誰𢧐目以俟